



贵州省贵阳市

青岩古镇读石城

□ 胡启涌

第15个“5·19中国旅游日”即将到来。这个节日是根据明代地理学家、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撰写的《徐霞客游记》首篇《游天台山日记》开篇之日而来。今年的五一假期,我便有机会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的青岩古镇景区,亲身感受徐霞客笔下的山水,以表达对这位伟大旅行家的真诚敬意。

一路上,阳光灿,春风暖。看着车窗外的风景,我眼前似乎晃荡着一个画面:300多年前,徐霞客身挎行囊,手扶木棍,徒步朝着青岩古镇走去,孤独而坚定的身影,被阳光拉得长长的。他在《游黔日记》中,记下了这次艰难远行:“度桥而南,半里,入青崖城之北门。”青崖城就是如今的青岩古镇,我们行车半小时就到了。这座被誉为“石头城”的独特建筑群,用一块块垒地而起的青石,向游人解读着徐霞客笔下“就尖峰之上”的奇特景观。

明崇祯十一年(公元1638年)四月十四,徐霞客走进古镇。“其城新建,旧紆而东,今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上,城中颇有瓦楼闾焉。是日晴霁竟日,夜月复皎。”“青崖屯属贵州前卫,而地则广顺州所辖……有溪自西北老龙脊发源,环城北东流南转。是贵省南鄯要害,今添设总兵驻

扎其内。”我怀揣着先贤的文字,顺着一条青石铺设的古驿道,朝着古镇的定广门走去。路的两边摆放着许多条形的青石,由于常有游人闲坐,已被磨得光滑照人。一丛丛杜鹃花倚石而开,还有一些黑亮的墨竹躲在石块背后拔节疯长,给这段青石小路添了不少山野之气。步行小段,陡见一个偌大的水塘,绿水连连,水草沿堤。塘中的睡莲开得正好,红色的、紫色的、粉色的等铺在水面上,满塘生机。特别是黄色的睡莲,花色鲜丽,高洁恬静,成了水塘的主角。不远处,垂柳如帘,一只白鹭没在意如潮的人流,躲在“帘”后专注地盯着水面,突地叼起一尾鱼儿,伸开双翼朝着水塘深处飞去。

我们随着人流向前,穿过厚厚的石墙,又是一段弯来拐去的石梯,逼仄得只容得三两人通过。尽头处一条被青石满铺的小街全现眼前,两排石墙青瓦的房子,告诉我这里藏着一个完整的石头世界。在青岩,只有留心,每一块石头,才能读懂这座石头之城。最先入眼的是一座高矗街上的石牌坊,上面的文字镌刻着一个晚清女子寂寞半生的爱情故事。这里的人们世代居住在石城之中,对石头有种刻在骨子里的爱。每家门前都放着几尊

刻有花鸟虫鱼饰纹的石头摆件,或半截圆形石柱,或一对鼓形礲碛,或一口半月形水缸。水缸里装满了水,睡莲已悄然绽放,花朵含羞,绿叶摇曳,几尾小鱼惬意地穿梭其间,分明就是一幅浓缩版的“江南莲鱼图”。

在一个拐弯处,一墙恣意盎然的长青藤,把我们带到了古镇的背街。不少游人的到来,已让窄窄的背街有些拥挤。石墙全由石块堆砌而成,严丝合缝,层层叠叠。交错的石缝,无疑是这座古镇的皱纹,里面的故事只有吹过小巷的风才能读懂,我们只能抬头仰望。石墙下有几间木房,房门半掩,似乎主人刚刚离去。竹篱围绕的小院里花草蓬勃,扶篱而开的牵牛花,正兴致勃勃地往石墙爬去。

青岩古镇,徐霞客笔下的“贵省南鄯要害”,始建于明洪武十一年(公元1378年),因明朝屯兵而建镇,素有贵阳“南大门”之称。至今,古镇内仍保留有古城墙、石牌坊,以及寺庙、阁楼、民居等明清古建筑群。渐渐地,这里由一座军事重镇,悄然转身成文星纷呈的地方。我们在一条小巷深处,找到了清光绪五年(公元1879年)云贵第一文状元赵以炯的故居,这是一座简约、内敛、恬淡、朴实的清代建筑。抗战时期,这座石头古镇也承担

山东省东营市

黄河口的羽梦

□ 迟玉红

今年的中国旅游日前夕,我与各地文友一同来到山东省东营市黄河口生态旅游区,共赴一场与鸟类、与自然的诗意约会。

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,依托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建,蕴藏着无尽的自然宝藏。黄河在此奔腾入海,造就了河海交汇的震撼奇观。每年春、秋候鸟迁徙季节,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捕食、栖息、翱翔,成为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的中转站,越冬栖息地和繁殖地,被誉为“鸟类的国际机场”,天鹅、丹顶鹤等珍稀鸟类在此悠然生活。保护区内的植物资源也很丰富,芦苇、野大豆、盐地碱蓬、怪柳和罗布麻在自然保护区内广泛分布。

自2015年冬起,因文学采风活动,我多次踏入黄河口的怀抱。我见过黄河口的银装素裹,见过狄花在芦

苇荡中轻盈起舞,见过红地毯般绚烂的碱蓬草绘制的大地图腾,也见过槐花飘香的孤岛。四季更迭,我见证了这里不同的美丽容颜,然而,我却独爱5月的黄河口。

东营的微风还裹挟着丝丝凉意,比我所居住的青州稍显清冷。此时的芦苇翠绿欲滴,刚漫过我的腰际。风里飘来甜甜的槐香,与潮腥气一同在苇荡间流淌,我的丝巾被海风轻轻扯起,在空中翻飞。这里依旧如此熟悉。孤岛,依旧飘着那熟悉的槐花香,景色却愈发秀丽;黄河口,还是那般波澜壮阔,更添了几分诗意;天际边传来的鸟鸣,依旧是曾经召唤我的声音。

黄河入海口北岸,矗立着一座宏伟的瞭望塔,外形恰似一艘即将扬帆启航的巨轮。我登上塔顶,极目远眺,黄蓝两色的河水缠绵交织,难舍难分。而我的目光,很快被漫天飞舞

的羽翼吸引住了。那是大自然写给人间的绝美诗行,以最轻盈的姿态,落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。

黄河口的天空,鸟儿们是最自由的舞者。它们或成群结队,在空中盘旋翱翔,不断变换着队形,宛如灵动的音符在谱写天空的乐章;或独自展翅高飞,直冲云霄,渐渐消失在天际线的尽头。一位同行的文友说:“每到春秋时节,数十万只候鸟群飞天际,飞羽逐浪的奇观,堪称一部震撼人心的生态史诗。”

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深处,建有多条蜿蜒曲折的生态木栈道。栈道采用经过防腐处理的俄罗斯樟子松防腐木,可在水中安然使用20余年。木栈道迂回穿梭,每个拐角处都设有休闲凉亭,供人休憩赏景。顺着栈道前行,一座三层的观河楼映入眼帘。登上观河楼,辽阔的湿地以及曲折河道

的美景尽收眼底。此时的芦苇郁郁葱葱,微风拂过,一望无际的芦苇丛如同碧波荡漾,一圈圈向远方涌去。这让我想起7年前的夏天,一位来自东营的友人曾到青州,交谈之中,我只是随意说了一句,黄河口的狄花很美。谁知秋后的一天,我竟然收到一包从东营邮寄来的狄花,那是他从黄河口亲自收集的狄花,这份友情是何等的珍贵啊!

或许是我的感慨声惊动了鸟儿的安宁,一群白鹭突然扑棱、扑棱地飞向天空,翅尖上的水珠在阳光的照耀下,折射出细碎的光亮。这或许就是生态旅游的独特魅力吧。来到这里,我无法带走整片湿地,却能透过鸟儿飞翔的翅膀,窥见天地间难得见到的美丽景色。

我忽然懂得,为何鸟儿会不远万里,将这里当作栖息的驿站。这里的每一株芦苇,都是它们温暖的庇护所,是天地给予它们最温柔的襁褓。

下午,我们前往鸟岛,正巧遇上鸟儿们的精彩“表演”。随着饲养人员的哨声响起,刹那间,水际边仿佛涌起一层厚厚的云彩,上万只鸟儿拍打着水面腾空而起,那声音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,我终于见到了文友所说的令人震撼的“候鸟群飞天际、飞羽逐浪”的奇观。

暮色渐浓,湿地被染上一层琥珀色的光辉。余光中,我在芦苇丛旁,捡到一根白鹤羽毛。这细腻的绒羽间,藏着西伯利亚的风,载着鸟儿数万里迁徙路上的星光。

此刻我明白,对于写作者而言,世间最美的风景,莫过于行走途中邂逅的人间万象,笔下流淌的每一个字符,都浸润着烟火人间的温度。诗意从来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,当鸟儿的羽翎掠过芦苇,当我的足印踏入泥泞,那些令我感动的一幕幕,都是最动人的旅行诗篇。

江西省南昌市

登临滕王阁

□ 贺有德

阳光灿烂,说走就走,经萍乡,走上饶,奔南昌,我登上了向往已久的滕王阁。

走进一楼,目光所及,回廊檐下,悬挂着几块横匾:正东有怀素所题九龙匾“瑰伟绝特”,正西有巨匾“下临无地”,南北高低廊檐下分别悬挂“襟江”和“带湖”,最大厅堂又挂着金匾“西江第一楼”,清一色的行草书法,笔走龙蛇,沉稳灵动,恢宏大气,尽显大唐气象。

从这里,走进那1300多年的滕王阁“史记”。从一楼转入暗道,数十步远近,便直通宽敞明亮的二楼大厅。正厅有大型丙烯壁画《人杰图》。虽为暗层,采光通风却依仗着人工的智慧,丝毫不掩赣地文采风流,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、花间派词人晏殊、明代戏曲家汤显祖……时移世易,他们服饰地位各异,却因造型生动、格调雅逸、线条极富韵味而显和谐统一。西厅门楣上,金匾“俊采星驰”横挂,与《人杰图》呼应。

在这里,“遇见”李元婴,“认识”王勃。滕王阁,离不开这两人。滕王阁共有3座,都离不开滕王李元婴,他们分别坐落于山东滕州、江西南昌和四川阆中。滕王之建滕王阁,王勃之登滕王阁,作《滕王阁序》,也许冥冥之中早已注定,只是借助都督阎伯屿在滕王阁上的一场盛宴而已。王勃因赴交趾,省亲探亲,路过此地,被邀赴会,即席命笔,千古名篇一挥而就,满座愕然,继而满座皆惊。文以阁名,阁以文传,成一段传奇,一大盛事。

因了李元婴,因了滕王阁,“初唐四杰”之首的王勃,才因《滕王阁序》与“豫章故郡,洪都新府”南昌结不解之缘,留不朽之名。

盘桓良久,我才缓缓离去,继续登楼览胜。三楼明层,回廊四绕,春夏秋冬四景图抢先入了眼,依次走过,四季风物扑面而来。站在三楼,临江远眺,赣江之上,南昌大桥和八一大桥飞架南北。摩天轮,红谷滩等美景也尽收

眼底。中厅有丙烯壁画《临川梦》,基调为灰蓝色,取材于汤显祖在滕王阁排演《牡丹亭》的故事。

二楼“人杰”,四楼“地灵”,同是暗层,遥相呼应。在《地灵图》前往返流连,让我深有感触。这一处一处的名胜,曾经登临的,在这样的微缩版上重温旧梦,又是一番滋味。不曾登临的,自然心生向往,恨不得身长翅膀脚生云,遍游赣地名胜。

进入五楼,也是回廊四绕。东厅中央,有滕王阁规划全景模型,西墙上镶嵌着两幅画,取材于东汉刘向《神仙传》的《吹箫引凤图》和临摹的五代画家关仝的《山溪待渡图》。东厅两侧为“翰墨”“丹青”两厅。西厅悬挂着东方油画之誉的磨漆画——《百蝶百花图》,以此纪念滕派画鼻祖李元婴。

“滕王舸螺江都马,一纸千金不当价”,这位王爷极富才情,传说其所画蛱蝶,姿态万千,栩栩如生,当时有人将其奉为珍宝。

滕王阁明层的最高处,也是览胜的最佳之所,可以俯瞰明暗五层,仰观圆拱形藻井。“明三暗七”,一楼一景。自下而上,自上而下,明暗之间,穿越时空遥望大唐,恍如隔世。我在明暗之间穿越,穿越大唐气象,穿越赣地风流,一时不知身在何处……

河南省三门峡市

函谷关怀古

□ 王伯见



5月的函谷关,山色空蒙,我踩着春春的尾巴来到这里。

车出三门峡市灵宝市区,向西北行约15公里,地势渐高。公路两旁时而闪过几处村落,灰黄的砖房与土崖浑然一色。车子转过一道山梁,忽见两山对峙间,一道城墙横亘其中——那便是函谷关了。

我向来对历史遗迹怀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向往。那些被岁月剥蚀的砖石,往往比书本上的文字更能叙述真实的故事。此刻站在关前,望着城墙上斑驳的痕迹,恍惚间似乎听见了金戈铁马的回响。我忽然明白了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真正含义。两山夹峙间,通道最窄处不过数丈,当真是一处天生的险隘。

沿着新修的石阶拾级而上,解说牌上密密麻麻的文字,都在复述着这里曾经的辉煌。登至关顶,视野豁然开朗。北望中条山余脉如巨龙蜿蜒,南眺秦岭东端似猛虎踞伏。两山之间的峡谷,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芒,宛如一条时光隧道,将人的思绪引向遥远的过去。我抚摸着冰凉的城墙,那些被岁月磨圆的砖石,每一块都刻下了岁月沧桑。

“看那里。”同行的友人忽然指向关楼西侧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我看到崖壁上几道深深的刻痕。“那是古代战车经过时留下的车辙。”友人解释说。我凑近细看,果然在风化严重的



石壁上,隐约可见平行的凹槽。这些深深刻进石头的印记,不知经过了多少战车的碾压,多少岁月的冲刷。

下关西行,峡谷越发狭窄。两侧崖壁如刀削斧劈,最窄处仅容一辆车通过。据说秦时在此设有12道连环关隘,真可谓步步为营。行至峡谷深处,友人说道:“知道吗?老子就是从这里出关的。”我心头一震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周室衰微之际,老子见天下将乱,遂骑青牛西出函谷。到函谷关时,受关令尹喜之请著《道德经》,而后飘然远去。

这个传说,我已耳熟能详。但此刻站在老子当年走过的路上,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感。那个看透世事的老者,骑着慢吞吞的青牛,在夕阳下渐行渐远的背影,忽然清晰地触手可及。他留下的那部著作,或许正是对当时那个纷争不断的世界,最透彻的注解。

返回关城时,天已全黑。一轮冷月悬在关楼之上,给斑驳的城墙镀上一层银辉。我回头望向函谷关,觉得这道看似破败的城墙,其实一直存在在秦腔高亢的唱词里,在《过秦论》铿锵的句读中,在每一个中国人关于“通关”“过关”的日常隐喻里。

离关渐远,车窗外只剩下黑黝黝的山影。我忽然想起关令尹喜对老子说的那句话:“子将隐矣,强为我著书。”2000多年过去了,函谷关留给我们的,又何止是一部《道德经》?

本版插画 梦芽